

也有過時的人：文學家、藝術家、音樂家、新聞記者、猶太人、銀行家、貴婦、妓女……在那裡克利斯朵夫開始以教授音樂維持生活。在巴黎那一段生活最慘澹，他不辭艱辛竭盡所能，仍未達到願望。多少次斷了食，還勇敢地跟饑餓戰鬥，漸漸地，勝利和光明對他翹首微笑。由於一位幼年同伴雪爾文孔恩的指引，克利斯朵夫很快就受到巴黎時尚圈內的注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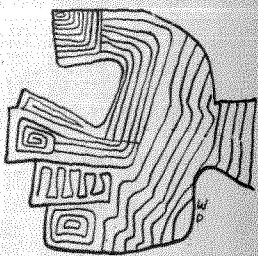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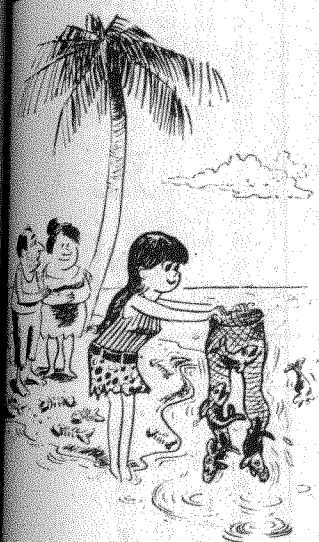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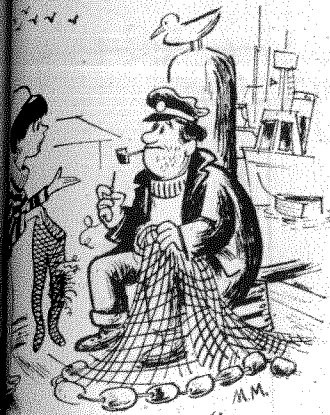
德法兩國交惡，戰爭危機日甚一日，克利斯朵夫用更高的興趣埋頭創作。在創作的歡樂之上再加上成功勝利的歡樂，榮譽的光芒是很溫暖的，窗子推開了，初春的氣息滲透了屋子……德法二國的交響樂隊都爭相邀請演奏，函件紛紛飛來，但在同時，他收到母親病危的信，他被召返德國送終。

在某一年五一勞動節的勞工示威遊行暴動中，克利斯朵夫捲入漩渦。因朋友的救助逃到瑞士，如同十年前一樣，他再度淪為亡命之徒。不幸，他在瑞士與恩人之妻阿娜墮入愛河。「因為人有所愛，所以才愛」，二人都有良知，但無法自拔。阿娜因欺騙善良的丈夫，自覺羞慚企圖自殺。克利斯朵夫終於抽慧劍，斬情絲，斷然離開了阿娜。在平凡的現實生活中，他最感到威脅的便是情慾那恐怖的破壞力，雖然他曾被誘惑而墮落，他會有過卑鄙低賤慾的沈淪；然而，他更有崇高聖潔的愛的昇華。克利斯朵夫從未失去對是非辨別與悔過自新的勇氣。

陷於愛和恨的矛盾中，克利斯朵夫悄悄地離開人們的耳目，隱匿於瑞士于拉山中一個孤獨的農家。在林木茂密條條的山林中，克利斯朵夫聽出神明的聲音在呼喚他。於是他蘇醒了，「他聽見生命底歌聲在胸中開始響亮，宛似泉水囁語。俯在窗檻上，他看見昨日還是岑寂的樹林，如今在惠風煦日中洶洶作響，像海濤澎湃，抖動的枝條，向著明朗的天空，出神地伸出它們的手臂。溪水淨深，有如歡笑的鐘聲，生命方在其中回復過來，同時愛也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蘇醒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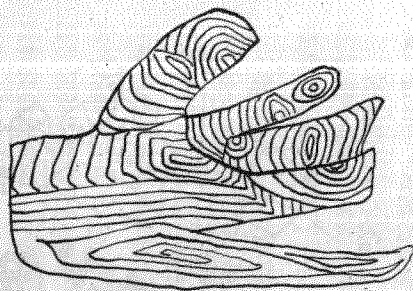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，克利斯朵夫遷居義大利，感染了羅馬古典文明的色彩，沈醉於地中海藍色的海天與多彩明媚的陽光裡。最後回到巴黎，他渡他的晚年。

克利斯朵夫至死未曾讓樂譜稿子離開手邊。臨終之際猶擷管寫下讚頌詩歌：「你必獲得重生，安息吧！如今天下一心，日與夜的微笑相互交溶。一切歸於和諧，堂皇的婚禮結合了愛與恨，我要讚美上蒼，歌頌生命！歌頌死亡！」（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林文通筆於外雙溪）



# 詩

夏 明 璠



流在內心的詩泉，  
是風伸長了手臂，  
彈著悠悠揚揚的松濤！

流在內心的詩泉，  
是迎擁顛簸的浪花，  
傳播著深省昂奮的海韻！

流在內心的詩泉，  
是一群倦鳥歸向黃昏之林，  
歌讀著歸宿的神秘！

流在內心的詩泉，  
是一截思潮，一截夢境，  
在點燃追逐光明的烈焰！